秋分,我言秋日胜春朝

韩可胜

秋分,第十六个节气,秋季的第四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正阴阳适中,故昼夜无长短。”在二十四节气中,春分、秋分是一对,都是太阳直射赤道。这两个节气都平分了季节,平分了阴阳,平分了昼夜,平分了寒暑。古人用“分”来命名,那是千金不易的。从平分了秋季这个意义来说,秋分才是真正的“中秋”——事实上最早的中秋节确实是在秋分。但节气是阳历,把阳历的秋分当中秋节,月亮就不能保证了。今年的秋分接近农历月末,只有一点点残月。所以,后来中秋节就移到了农历八月十五,这样保证了天上的那轮圆月,也才有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无限诗意。

与秋分、春分密切相关的一对节气是冬至、夏至,统称“至”,至,最、极致的意思,太阳分别直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这是太阳直射点所能达到的极致。这四个节气合称“两至两分”,是最早发现的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的骨架,一年四季就是这样周而复始,一刻也不曾停留。

每个节气都分三候。秋分第一候“雷始收声”,雷在春分节气感阳气发声,到秋分节气感阴气收声。到了冬天,打雷就很罕见了,“冬雷震震,夏雨雪”,用来赌咒发誓,表示不可能。第二候,“蛰虫坯户”,就是虫子开始用细泥在地底下提前筑巢过冬。“坯(pēi)”是细泥。“游豚吹浪江风恶,穴蚁坯封山雨深”,在漫长的优胜劣汰中,未雨绸缪是每个能存留下来的物种都具有的本能。第三候,“水始涸”。降雨减少,小型河道开始干涸。《庄子》有枯鱼涸辙的故事,比喻陷入困境。

节气和农耕的联系最为密切。节气的发明指导了农耕,农耕又验证、完善、传播了节气科学。如果说芒种凝聚了播种的辛劳,那秋分就见证了丰收的喜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时刻到了!那黄澄澄的稻子、麦子、玉米,是这个民族瓜瓞绵绵、生生不息的保障。“太平气象君知否,尽在丰年笑语中”“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一个“丰”字全是喜悦。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之胜于春天,大概也因为丰收吧。范成大生动地记载了千年前的收获场景:“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连枷”,一种打麦子打豆子的竹制工具,我老家皖西南山区念lián-gai,仍在使用。黄梅戏是我们家乡的地方戏,最喜欢《牛郎织女》这段唱腔,“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稻海荡金波。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现在,国家设置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就是秋分这天。这个节日真的是民心所向、实至名归。

白露、秋分都是农历八月的节气,“八月桂花遍地开”,是这个季节的主角。满树星星点点的桂花,或金黄、或淡黄,不大而美,却小而香,弥漫在夜空,让人如痴如醉——连不喜欢步行的我,也忍不住要遛几个弯,不是为了健身,是为了桂花的香味。“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宋代第一才女李清照如此总结。百花之中,桂花是唯一兼具高贵、雅致、含蓄等特质的花。“十里荷花,三秋桂子”“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因为嫦娥奔月的美丽故事,写桂花的诗词,较之其他的花有更多的空灵和浪漫。还是宋代的大才女,朱淑真写道:“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是人香,是书香,还是花香,都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气息。

秋分前后,有一个重要的节日——重阳节。中国人认为,“九”是最大的阳数,“九月初九”是两个阳数,就是重阳。重阳有登高、赏菊、插茱萸的习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重阳现在是敬老节。对老人的关心程度,体现一个国家文明的水准。在丰收的日子里,扶老携幼,晴日赏菊,月夜闻桂——生活真的是如此美好,这才是人间值得。

炒酱

西坡

中国可能是发明酱的最早国度。《说文解字》里说:“酱,醢也。从肉、酉,酒以和酱也。”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酱的认识还停留在肉酱层面。张岱《夜航船》里提到“成汤作醢”,断定醢产生于商代,够早。

除了肉酱,我们在汉代及汉后的文献上还可看到植物类、谷物类的东西也被用来做酱,由此形成了酱的三大品种。西汉史游《急就篇》中说:“酱,以豆合面而为之也。”南朝陶弘景编纂《本草经集注》中辑录《名医别录》提到:“酱多以豆作,纯麦者少。”元代熊忠所撰《古今韵会举要》指出:“醢,肉酱也;又豉酱;又菜茹亦谓之酱。”……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五·酱》则对面酱和豆酱的分类和制法作了详细交待,此处不赘。

炒酱,很容易被认为是制作酱料的过程,但在江南地区尤其上海,没有人会作此联想而只会确认它是一道菜。

作为一道菜,炒酱又往往被年轻一代混同于网红的宫保鸡丁和八宝辣酱。这是不对的。

宫保鸡丁,传说是清季名臣丁宝桢创制。他是贵州人,曾任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自然,他推出的菜我们想也不用想,肯定辣。“鸡+辣”模式,无法被绝大多数上海土著接受或复制。

那么,上海传统名菜八宝辣酱是瓣香宫保鸡丁的吗?难说。

虽然,八宝辣酱在“鸡”和“辣”上与宫保鸡丁难免有所重叠,但内容比后者要丰富得多。所谓“八宝”在中国人的语境里简直等于“百宝”,就是上不封顶地加持,比如肉丁、笋丁、豆腐干丁、虾仁、豌豆、花生、土豆丁、鲜贝、鸭肫、栗子、菱角、腰片、肚片、香菇、开洋……况且,八宝辣酱的辣度与宫保鸡丁的辣度,仿佛大疆无人机的体量与空客A380的体量之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是进亦酱(宫保鸡丁),退亦酱(八宝辣酱),然则何时而酱(炒酱)耶?

如果我们记忆力够好或者现在仍然矢志不移地秉承古早炒酱的道统,一定能分辨出它与宫保鸡丁、八宝辣酱的不同,至少它不辣不鸡(相对宫保鸡丁,味道没那么辣,也不掺杂鸡肉)、不多不少(相对八宝辣酱,花样不那么多,但主材一样不少)。

因此,标榜“上海炒酱”的,尽可把“上海”两字拿掉,“炒酱”两字足以代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食尚。

能够支撑炒酱的基本元素,真不多,肉丁、笋丁、豆腐干丁、花生米,以及必不可缺的甜面酱和豆瓣酱;真不可再多,哪怕现在比较流行放点年糕粒,则近于鸡汤里撒鸡精——你是来砸场子的吗?

总的来说,炒酱的预期效果最好呈现为不濡不燥。不濡,是拒绝糊糊状甚至羹汤状,以调匙舀不起酱汁为限;不燥,是避免让人目测以为没有甜面酱、豆瓣酱的参与,而仅仅是肉丁、笋丁、豆腐干丁、花生米的混合体。

肉丁、笋丁、豆腐干丁、花生米不必说肯定挑选品质最佳者,其中任何一项存在瑕疵,好比极品美女五官都周正,可一笑起来便露出了一副龅牙——没错,她笑了,你哭了。

可以认为,这是一道最平民、最家常的菜的最后倔强。

其实呢,炒酱的命门在于酱,甜面酱与豆瓣酱,其品质好坏决定了炒酱的成功与否。

我小时候,母亲叫我拿只蓝边碗到马路对面的酱油店拷(零拷)做炒酱的酱,一般两份强一点的甜面酱和一份弱一点的豆瓣酱按比例搭配。酱油店老师傅不假思索地拿起舀勺三下五除二完事。不用担心他会错得离谱,他心里其实早就明白你的诉求以及会用到哪儿;更不用担心那些酱的质量——对于上千年来一成不变、不存在技术迭代的传统食材,人们只需不折不扣地遵循旧制和不太过分地偷工减料就行了,倒是现在的各种“骚操作”反而令人不安。

许多关于宫保鸡丁、八宝辣酱、炒酱的攻略基本上忽视了其中花生米的“特立独行”应当另眼相待。那些认为把肉丁、笋丁、豆腐干丁、花生米与甜面酱、豆瓣酱一股脑儿煸炒或者已经注意到花生米的特性并主张稍缓一步下锅的,在我父亲看来都无法容忍。他惯常的做法是把笋丁、豆腐干丁与甜面酱、豆瓣酱一起煸炒,只在最后的“垃圾时间”才将早已煸好的肉丁入锅,目的是保持肉丁的硬扎和卖相;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操作是:事先炒好的花生米竟在灶头关火后相当一段时间才被拌进炒酱!他的理念是:保持花生米的脆,才是炒酱的灵魂!如果花生米的口感像水煮花生,即使嚼起来有一点点“回潮”,也是失败的。

“炒酱”,说到底是“拌酱”啊。

老先生在家绝对是“甩手掌柜”,难得的家务活儿干起来也乏善可陈,但炒酱水准大概达于“天花板”。可惜,他上天去与伊尹(中华厨祖)探讨炒酱心得,已经好几年了。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鸡鸭

陆岸

不莱梅的中餐馆,两爿是上海老板娘。一爿有南京盐水鸭、潮州卤鸭、上海酱鸭。点了半只酱鸭。老婆讲,跟你阿奶烧的不一样。

我阿奶会烧酱鸭,我也看她烧过。只记得最后开大火,反复舀起锅底酱汁,淋遍鸭身。皮薄、肉紧、味道浓。

阿奶还会挑鸡。人家看毛、看脚、看皮,阿奶看面色,看“精神”。挑出了名气,帮邻居买,帮亲家买,一买五六七八只,变成带货一姐,鸡贩子都围着她。这是家传绝技,传给我妈,传给外婆,传女不传男。

阿奶会挑鸡,也不奇怪,老早养过鸡。听说一年冬至夜,村里的鸡全被偷光,一点声音也没有。讲是外面人偷的,料定大家不出门,下了迷药,用车子带走的。阿奶气煞,从此不养鸡。

还是我妈讲得好,房子、票子,不如肚皮里的知识,没人抢得跑。

救焚拯溺

徐梦嘉 文/图

救焚拯溺,成语字面意思是救人于水火之中。拙文解析此四字。

救(图一,小篆)。《说文·攴部》:“救,止也。从攴,求声。”一直以来“救”如《说文》所云是形声字,其实求不唯声。救是攴与求搭配,攴是手(又)执杖鞭(卜)击打形,和同样是手(扌)卜的构成“扑”共义理,故旧时攴、扑两字通。救之“求”甲文(图二)构形是在衣字外加竖立的毛,是兽毛朝外的一袭皮袄,求是裘的初文。小篆救之“求”是倒写的“毛”变体,借代毛皮衣。笔者稔究解读,先人造“救”赋予的两个本义。1.手执杖鞭的攴,略去杖鞭,取手持义,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手持毛皮衣给挨冻者,救助陷于困境中的人。2.取攴全义,借兽皮衣为兽,持械与兽搏斗,阻止兽的攻击,解救处于危急中人。《说文》析救为“止也”即阻止意。

含救字的成语都有救助或解救义,如:救困扶危、救苦救难、救世济民、救死扶伤、救亡图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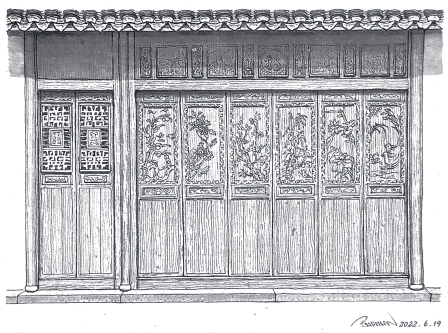
焚,甲文构成有基本两款,1.上是林,下的火作团火形。2.上是艸,下为团火。二形展现林木或野草在燃烧。但“焚”的火,并非烧不尽的野火,是农耕社会先人垦荒畲田,在火烧山林或野草。有款甲文(图三)构形是单手或双手举火把在烧林木,灰屑火星飞舞,清楚描绘并佐证了这一境况。还有一款甲文,没有举火把的手,火下加了止(趾,即脚),造字颇有浪漫色彩,此脚可以是人之脚,展现了先人们举着火把漫山遍野跑动。更应该是火之“脚”,倘若到了晚上,看不见人的手脚,火团仿佛长了脚在移动。想象一下,许许多多移动的火团在林间时隐时现,在荒野起伏穿梭,多么遥远壮观生机勃勃的“焚”之景呵。

梦笔寻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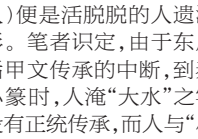
拯,初文是丞,甲骨文(图四)由廾(两手)、卩(跪坐的人)、凵(大坑形,坎的初文)三部分构成。字义表示有人掉落大坑(或陷阱),上有人伸出双手在帮助拉起。如果掉落大坑此人无人帮助拉起,便出不来了,丞的动作就是拯救。丞本义的“帮助、辅助”意思。后丞借给“丞相”用,丞相就是辅助帝王的最高行政长官。于是拯救义的丞就再加手部成拯。

溺,本字是氵(人)水组合“氵水”(奕),即人沉没于水中。《说文》:“‘氵水’,没也。从人,从水。”构字简单明了,奕更形象。也有观点认为尿是溺的初文,但“氵水”是溺的初文同样有明确佐证,战国简帛的溺(“氵水”图五)。水字躺平了,人在水面上载浮载沉,又挥动醒目的一手在求救。甲文尿(图六,尸的甲文为侧身之人)便是活脱脱的人遗溺形。笔者识定,由于东周后甲文传承的中断,到秦小篆时,人淹“大水”之字没有正统传承,而人与“小水”的尿转形作“溺”(弱和甲文两个尿形近),于是溺行而“氵水”废。故溺有溺水义,引申沉溺、蛊溺、沉湎,即陷入不良境况不能自拔。溺又有人在溺尿字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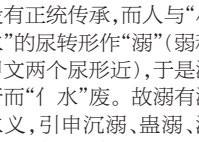
至于“救焚拯溺”,也在历史朝代更替、语言文字使用中诞生与发生变化。最早有此成语意思的句子出自战国《孟子·梁惠王》:“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后简省作“救火拯溺”,汉代《论衡·自纪》:“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由于焚比火有内涵。隋代后始作“救焚拯溺”,《隋书·柳机传》:“盖救焚拯溺,无暇从容,非朝野之愿,以至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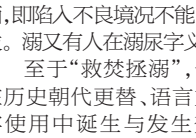
老宅门·程十发祖居 陈钇 绘



图一 救(小篆) 图二 求(甲文)



图三 焚(甲文) 图四 拯(甲文)



图五 溺(简帛) 图六 尿(甲文)

七夕会

结绳记事

袁渠华

仰起头,微眯眼,阳光透过香樟高大的树冠,洒落到面颊上。一缕风起,掀动发丝,空气里有浓郁的草木香气。坐在轮椅上,我近乎贪婪地调动身体的所有感官去体会这一个瞬间。颜色、气味、触感、声音……我甚至想张开双臂,让身体更大面积地接触这空气和阳光……这是春天啊。

庚子年大年三十中午,团圆饭吃到一半,我在家中楼梯上一脚踏空,右脚剧痛,三十分钟后,肿了起来。兵荒马乱地去了六院,接受了年轻的急诊医生略带歉意的初诊,“先拍个片子——大概率是骨折了。”在等待X光片和CT结果出来的时间里,我打量着大年三十午后的六院候诊大厅:难得的清静和空旷,只有零星几个病患和家属,大家脸上都还带着点不可置信的空白与茫然:这个日子遇上这种事,谁能想得到呢?

最终诊断结果出来,右脚跟骨骨折,短腿石膏固定六周。

接下来开启了长达一百天的“不良于行”生活模式。我家住六楼,没有电梯,上下楼需一手抓紧楼梯扶手,一手拄拐,一级一级台阶地单腿蹦跶。所以,当一个月后去医院复诊的那个上午,我坐在轮椅上,沉浸于久违的阳光和风当中,几乎是贪婪的。同时感慨地想,那些长期卧床的病人该有多么痛苦啊!当然,我一直知道他们是痛苦的,但是,直到这个瞬间,我才真正对那种痛苦产生了一点真实的理解。我觉得我需要记住这个瞬间,记住风从我皮肤上吹过的丝丝凉意,记住光斑落在脸上的细微热度,记住我胸膛里的雀跃……这样,当我结束“不良于行”生涯的时候,才不会失去对长期卧床病人的那一点理解。

无独有偶,辛丑年冬天,吾友童小姐在家踩着地上的衣服滑倒,摔伤脚踝,骨折,也喜提短腿石膏一只。她发来微信问我何时可以拆石膏,何时可以下地行走等问题。我这才发现,还不到一年,我竟然全都记得不那么真切了。并且更进一步发现,我还很难感同身受地理解她当下的痛苦了。这种认知简直让人惊恐——我们远比自己知道的更健忘,那些以为会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情绪,全都抵不过无波无澜不动声色的日常。

幸好,当风吹起,光斑透过树影落在脸上的时候,我想起来了——不是对于几月几号拆石膏这种具体事件的记忆,而是带着情绪的深度理解。我藉由和风拂过发丝的触感,光斑洒落面颊的温度,重回了自己坐轮椅的那个上午,抵达了童小姐当下的心境。脑海里忽然浮出一个词:结绳记事。

面对某些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想要保留的、无法表达无法记录的情绪和思维片段,需要停下来郑重地打个绳结:把这个当下系在其他感官的长绳上,比如触觉,比如嗅觉,比如味觉,比如听觉……就像普鲁斯特借助一口浸了茶水的玛德琳蛋糕重回儿时的贡布雷,就像我们借助一小截老歌的旋律触摸到少年时恋人的眼神。

而今,该把不想忘却的壬寅年的春夏系在哪儿呢?也许,应该系在久等不来的台风里,系在悬而不决的雨云中,系在……今天我上班路上的红绿灯口。那时,汗水从我头发里滚滚而下,在脸侧汇成溪流,前胸后背大面积洇湿。靠近一只邮筒,在其聊胜于无的阴影中站定,摸出矿泉水,拉下口罩,咕咚咕咚地吞了半瓶。在胸闷气短的感觉得到了一丝缓解的刹那,我回头看向地铁站,烈日下,那建筑似乎正在熔化。

健康